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十六

起元徽四年盡順帝昇平二年凡三年

蒼梧王下

元徽四年

魏拓跋宏承明元年

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 二月魏司

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法免官爵為兵

魏馮太后內行不

正以李弈之死怨上皇

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

密行鳩毒夏六月辛未

上皇殂

年二十三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天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

以為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顯文暴崩蓋有鴆毒之禍今從之

王申大赦改

元承明葬顯祖於金陵

金陵在雲中

諡曰獻文皇帝

魏大司馬大將

軍代人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賜死

神部八部之一也

戊寅

魏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尙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爲司徒南部尙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修故事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素儉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敗

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魏主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疑馮翊王邈略陽苻承祖高陽王質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尙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尙書刺史爵爲公益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尙書爵太原公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冲寶之子也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小過必加笞箠或至百餘而無宿憾尋復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 乙亥加蕭道成尙

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

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滿滿音米中兵參軍略陽垣廆延參軍

沈順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

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

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祗祖東都之制羽林左右監主羽林騎屬光祿勳至晉曰羽林屬

二衛而監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

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

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

微聞其事遣僧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卽收斬

天賜使主簿孫謙持首送臺謙素彊直景素慮其不從命則將殺

之而又愛其爲人故託事遣之秋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

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  
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祇祖叛走卽命纂嚴己壯遣驍騎將軍任  
農夫冠帶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  
係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都統之名始此  
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  
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贍鎮東府始安  
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  
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祇祖沈顥皆曰今天  
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瀨等  
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旣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  
志景素本乏威略恒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

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

西渚在京口城也今西津渡口是也

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

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爲臺軍所

破臺軍旣薄城下嗣先帥眾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

左肱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

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

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

伏誅肅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

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

兵斷峽不聽軍下攘兵兄子天賜爲荊州西曹

西曹者漢晉公府之西曹掾

攸

之遣天賜往諭之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

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斬之 甲辰魏  
主宏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 八月丁卯立皇弟翊爲南陽  
王嵩爲新興王禧爲始建王 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  
南豫州刺史畱鎮京師 魏主宏下詔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歲  
賦之半 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 冬十月辛酉以吏  
部尙書王僧虔爲尙書左僕射初僧虔在吏部用人必求寔才不  
以門第爲高下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珪  
道濟之兒子也恃其家世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嬖帝室祖兄二世廢軀奉國而  
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觀  
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宐獨苦一物蟬腹龜腸



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身雖孤微百  
世國士嫺嫺位宦亦不後物尙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  
姑爲南譙王妃尙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尙書  
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尙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  
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尙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  
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尙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  
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  
報書曰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  
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  
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己未魏主宏詔羣官卿士下  
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風

俗者有司以聞 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

元徽五年

魏拓跋宏太和元年

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己酉魏略

陽民王元壽聚眾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二月辛未魏秦益二州

刺史尉洛侯擊破之

秦益二州北魏所謂南秦東益也

魏雲中饑開倉賑恤之

三月庚子魏以東陽王丕爲司徒 夏四月丁卯魏主宏如白

登王申如崞山

崞音郭

初帝在東宮好遊戲年五六歲能緣漆帳

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

輒手加撲打徒跳踴踞以此爲常主帥不能禁以白太宗太宗屢

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

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

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

青犢車青蓋犢

車也晉制諸王青蓋車時有司奏皇太妃輿服一同晉孝武李太妃故事晉書後廢帝本紀作青犢車

隨相檢攝既

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

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不男乃以陳太妃賜嬖人李

道兒既孕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

劉統自言統天下也

或稱李

將軍常著小袴衫管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

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過目即能鍛

鍊金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篪

篪以竹爲之長八尺四寸圍三寸周禮賁疏云篪八

孔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

歸從者竝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

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有白梃數十枚

各有名號小有忤意卽加憲刑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  
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爲樂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歡殿省愛惶食息  
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  
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進事覺甲戌帝收  
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考異  
日宋

略作太妃賜  
今從宋書

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燒太后左右止之曰若

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

江南人謂小  
見戲爲狡獪

帝曰汝語

大有理乃止

五月地震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

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卽衛士

自掩三家悉誅之

登發時也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入太子  
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宋書孝武諸子十人

早卒二人爲景和所殺餘皆太宗  
殺之無及登時者南史誤也剗解櫛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

喪在廬廬倚廬也諸居喪者所依處苦枕塊孟康註曰倚廬倚外東牆下倚木爲廬又說曰凡非適子自未葬以於廬者爲廬鄭注曰不欲人過目蓋於東南角左右未至帝揮

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

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袒裸帝立道

成於室內畫腹爲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

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射棚今言射塼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

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齊髀集韻云骨髀也余謂骨髀亦能害人況

以之射人腹乎蓋當時所謂髀箭者必非骨髀也考髀箭南史作骨箭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忘

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

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耶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

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

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嘗於道成曰今  
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  
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子贖時  
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  
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  
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算補注北固廣陵舊北  
奔廣陵而寓守也今秋風行起卿若能  
與垣東海微共勦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  
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  
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  
領府去臺百步領府謂領  
軍府也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  
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公事  
告之者

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  
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  
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順之謚簡之父也考  
異曰齊高帝紀姚思  
廉梁書武帝紀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  
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今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  
疑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  
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  
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  
道成夜著青衣扶劬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  
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泰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訶伺機便  
秋七月丁亥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  
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

聞聽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

考異曰南史作發岡今從宋書仍往

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墨度道人資之飲酒醉還仁壽殿

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

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

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度河

弟問曰織女何事度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崔寔四民時令曰或云見天漢中奔奔有正白氣光耀五色

以此爲徵應

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

不開蓋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竝逃避內外莫相禁掘是夕

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

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柵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

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誑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墻

上投其首道成素水洗視敬則踰垣而入道成跳出見之敬則叫



曰事平矣道成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

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

窰孔卽古之所

謂主

賈也呼門甚急開門而入佗夕孟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

是弗之疑

考異曰齊高帝紀云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

靈寶名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

宿衛晏然不動今從宋後廢帝紀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旣而聞帝

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

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

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尙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

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

天下事皆應關肅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

加道成首

五代志肅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負

稱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未滿則白紗蓋黃白紗也

杜佑曰宋制黑纁履紫縵以給爲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縠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

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

褚淵曰非爾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爾考齊書褚淵傳作手取書授道成此從南史

道成曰相與不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

於是長刀遮粲乘等粲乘等各失色而去乘出於途逢從弟韞韞

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乘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

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帝罪惡曰吾密

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

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

順皇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也小字知觀實桂陽王休範子也在位二年爲蕭道成所弒改元一

壬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昇明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爲  
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  
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  
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  
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  
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  
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壬子魏大赦 癸亥詔  
袁粲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  
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 初太宗使陳昭  
華母養帝戊辰尊昭華爲皇太妃 丙子魏詔曰工商阜隸各有  
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若

有勳勞者不從此制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戊申封楊玉夫等二

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酉魏主宏

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因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 氏帥楊文

度遣其弟文宏襲魏仇池陷之

考異曰魏書本紀作楊暉 氏傳作鼠皆避魏諱也

初魏

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信用盧奴令范捌訢弟左將

軍瑛諫曰捌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

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捌

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對掌選部訢以其私用人爲方州

古者入州入伯謂之方伯 後世遂以州刺史爲方州

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頃之訢發黑

前爲監藏盜用官物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爲之衰少踰年

復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訴專恣

出爲徐州范曄知太后怨訴

以其告李敷也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

乃告訴謀

外叛太后微訴至平城問狀訴對無之太后引曄使證之訴謂曄

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爾乎曄曰

曄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爲之於數曄何爲不忍於公訴

慨然歎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趙黑復於中構成其罪丙子誅

訢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如故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將

軍皮歡喜等三將軍率眾四萬擊楊文宏丁亥魏懷州民伊祁

苟自稱號後

魏伊祁氏故云然

聚眾於重山作亂

重山卽河內山門之山在其縣北

洛州

刺史馮熙討滅之馮太后欲盡誅闕城之民雍州刺史張白澤諫

曰凶渠逆黨盡已巢夷

魏雍州統京兆扶風馮翊咸陽北地平秦武郡等郡

城中豈無忠良

仁信之士奈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十二月魏皮歡喜軍

至建安

水經注縣定自龜右楚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歷城後改爲建安城考異曰是年魏還問在十一月宋之十二月

也

楊文宏棄城走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

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

直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

華容縣自漢以來爲南郡按九域志今江陵府石首縣建寧鎮即其地宋

白曰江陵府監利縣本漢華容縣地

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道慶槊中攸之馬

鞍攸之怒索刃將殺道慶道慶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

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

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

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

徒左長史故未發寅疑之之子也

臧寅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

時楊運

長等已不在內

已出爲外官不在省內也

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剗斫之具

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

琰曰吾甯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

遣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

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

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襦褶角

博雅曰襦褶謂之袖腹

云是明帝與己約

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

宋齊之計

私屬以至婢僕

攸之指襦褶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千

挺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

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

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

和竝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鄧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

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

後秦主姚興廟號高祖

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

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

其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

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閤管籥悉開家

人吾不知子並孔明遺訓固如此乎

霍光字子孟請葛亮字孔明

足下既有賊

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恐懼丁卯道成入守朝

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

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

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田屯新亭初

道成以世子贛爲晉熙王嬰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



及徵變爲揚州以贖爲左衛將軍與變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  
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  
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變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  
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  
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  
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未得朝廷  
處分眾欲偕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淦  
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夏首卽夏口係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  
所置也或以爲淦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  
四方勢援惟有淦口一城不可以小置難之祐眾心齊一江山皆  
城隍也庚午贖奉變鎮淦口贖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

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蹟真我子也以爲

西討都督蹟啟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蹟以

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澄口

尋陽時治柴桑今江州德化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澄口

在德化縣西一里江州治德化縣近澄口古城處

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

初

湘州刺史王繻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

舉兵繻過郢州欲因蕭蹟出弔作難據郢城蹟知之不出還至東

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繻乃與袁粲劉乘密謀

誅道成諸將帥黃回任蹟伯孫曇瑱王玄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

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

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

謂桂陽王休範反時也

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

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費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謂備袁粲等也道成領之及粲謀既定欲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乃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其塞防之也辭淵固辭道成強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

我無西顧之憂耳

石頭在蘇城  
西故云然

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

子也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將軍總統

禁兵粲乃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黃回

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侯伯等並赴石頭與己併力本期壬申夜

發秉恒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臨去張夔寫胷上手振不自禁

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室部曲數百赫奔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

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瑱聞之亦奔石頭

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寃是道成慮劉韞卜伯興在

省閣中爲粲所用思所以制之乃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閣與

伯興共領禁兵至是密使人以粲謀告敬則時閣已閉敬則欲開

閣出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

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

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

入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倉城石頭城也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

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考異曰宋書云齊王使蘊募人

最倏忽之間波甲數百莫知所從出按道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辭

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

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曜驍勇善

戰靈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明

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

子候該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

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

身衛榮偕靜直前斫之最抱父號叫乞代死榮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

城甯爲袁榮死不作褚淵生劉乘父子走至額樅湖

額子顯齊書作額樅湖

追執斬之任侯伯等竝乘船赴石頭既至袁軍已集不得入乃馳

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開事泄不

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榮

黨皆無所問榮典籤莫嗣祖爲榮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

榮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

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竝赦而用之榮

資才尙氣愛好虛遠每獨步園林詩酒自適當其得意悠然忘反

嘗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榮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

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袁  
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  
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其  
性雖簡淡平素而實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可當事主書每往  
諮決改正主書通鑑原文作主事胡身之爲之註曰主事尚書省  
主事也於理亦無不通但按宋書及南史袁粲傳皆是主書  
每往諮決故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及受遺當權四

方輻湊而整閒居高臥門無雜賓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物  
情不接故及於敗劉秉少以清談見知妻蕭氏常懼禍敗每謂秉  
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秉不能從故及於禍王氏族多  
名賢而蘊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明帝卽  
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

景文常呼其小字而誡之曰阿荅汝必滅我門戶至是果如其言  
粲小兒數歲常騎一大牦犬粲既遇害乳母抱投粲門生狄靈慶  
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墮之尙誰爲乎遂  
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  
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  
見兒騎大牦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  
庭噬殺之泣齧殺其妻子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  
不足以處變黼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旣輕三才將換區區  
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甲戌大赦 乙亥以尙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



延之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蕭道成欲誅之時司徒右長史張瓌遭父永嘉在吳家素豪盛道成使瓌乘閒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卽以瓌爲吳郡太守初秉當罹時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否至是果見殺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疆兵必反南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

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襲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

浦時武陵王貴蓋以安西將軍鎮郢黃金浦在鸚鵡洲上相傳以爲吳將黃蓋屯兵於此得名遣人告柳世隆

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雷偏帥守郢城自將大眾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鸚鵡洲之西渚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至自發露其形體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

戰世隆隨立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季督吳錢唐軍事初文季父慶之之死攸之實求行至是文季乃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蓋改正文季通鑑作文秀今從傳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形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

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吳興樹禍  
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加北秦州  
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  
宏爲略陽太守壬寅魏皮歡喜拔葭蕪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  
廣香爲陰平公葭蕪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宏奉表謝罪於  
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宏爲南秦州刺史武都王乙巳蕭道  
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將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晉項  
強而劉弱袁淑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  
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道成曰試爲我言之  
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

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  
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縣  
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  
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眾聚騎造  
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  
迴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  
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  
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蹟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  
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  
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是歲魏州郡八水旱蝗開  
倉賑恤

〔戊〕昇明二年

魏拓跋宏太和二年

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

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贍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

西塞山在今武昌縣東百三十里界於兩山之間土俗編曰吳楚舊境分界於此

爲世隆聲援時郢州長

流參軍南鄉范抗留家居外而入城固守其子雲爲攸之所得攸

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時年尙少容貌不覷徐自陳說攸之乃笑

曰卿定可兒卽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價一銓柳世隆魚三十

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

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救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

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奐降於攸之西陽太

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甯太守張謐

等將萬人擊之

豫州有建甯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郡爲建甯左縣屬西陽郡尋復爲郡蓋皆蠻左所居地也五代

志永安郡麻城縣有梁北西陽縣又有建清郡

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同等軍至西

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其著耳如其不據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開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士人追竄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

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漢陽軍沔陽縣東一里江水

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注之

軍遂大散

考異曰宋略云甲辰攸之眾潰乙巳華容民斬

其首按是月乙酉諸將皆走賊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

劉魚甲辰乙巳

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

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登抄更相聚  
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  
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父別駕傅宣共守江

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

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洲

龍洲近樂鄉

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

考異曰宋

略云辛未敬兒克江陵按己巳攸之以敬兒據城走死不容敬兒至辛未乃入城也誅攸之二子四係攸之

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

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

陵敬兒攀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攸之晚好讀書



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攸之既死或剖其腹心有五竅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其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待中柳世隆爲尙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

府丁丑以右衛將軍蕭贇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巖爲中領軍二月

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

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

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上流已定故表還黃鉞

吏部郎王儉僧綽之

子也神采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幸相之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

儉爲太尉右長史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 丁亥魏主恣如

代之湯泉

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

癸卯還平城

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宕昌王彌機初立丙子魏遣使拜彌

機征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黃回不樂在郢州

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己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

州刺史

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綏未之鎮長沙內史

庾佩玉行府事勰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輒殺佩玉冀以自免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蕭道成使安國誅侯伯 夏四月甲申魏主宏如崞山丁亥還平城 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并其子竟陵相僧念 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 淮南宣城逼近京邑故道成不以授他人 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魏主宏與太后臨虎圈有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座侍衛皆驚靡吏部尙書王叡執戟御之太后稱以爲忠親任愈重 六月丁酉

以輔國將軍楊文宏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庚子魏皇叔若卒

秋七月庚申魏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八月奏罷御府

御府令自漢以來有之漢屬少府管

屬光祿勳據宋紀世祖大明四年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

省二尙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

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按蕭子顯齊書表禁不得以金銀爲飾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

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幘蓋衣服不得繡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羅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闊握拍牀牙角龍雜物絲帛作屏幃錦緣燕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飾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轉鑄金銅爲像皆領墨杖凡十七條

乙未以蕭蹟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己巳朔

日有食之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

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

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

它日請閒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甯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你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謂方加太尉都督也恐一二年閒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還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還能制之

淵果無違與

褚淵字彥回

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

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以揚州刺史

晉熙王變爲司徒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南充州刺史冬十

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己卯獲孫曇瑱殺之魏員外散

騎常侍鄭羲來聘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十一月癸

亥臨懷侯劉晃坐謀反與其黨皆伏誅晃秉之從子也

沈約志臨懷縣晉武

帝太康四年立屬天門郡

甲子徙南陽王勰爲隨郡王魏馮太后忌青州

刺史南郡王李惠誣云惠將南叛十二月癸巳誅惠及妻并其子

弟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

惜之尚書令王僧虔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

曲奏曰夫懸鐘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

音服外異又歌鐘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卽

以宮縣合和鞞拂

晉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宴享矣

傳發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賈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盡亡魏作新歌五篇秦越中又別製新歌皆易其曲名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哥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鳥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思孫皓虐政思屬晉也其曲有白鳩濟濟獨綠碣石淮南王五篇余觀其辭遂總晉諸公所作歌辭甚但失之悞楚非治世之音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耳

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

魏太祖起銅爵臺於鄴自作樂府被於管絃後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屬光祿勳

三祖謂魏太祖高祖烈祖也唐會要曰自晉播遷古樂遂分散不存符堅滅涼始得虞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

中庸和雅莫近於此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閒亡者將半百頃家競新哇人尙謠俗

務在嘿殺不顧晉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醜之制日盛於麀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朝廷從之是歲魏懷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時魏承晉弊士大夫猶以縱飲爲高魏主宏敕允爲酒訓以誡之其略曰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適口不亦寡乎所



損者至於亂志而天年不亦夥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恕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也魏主悅之常書而置之左右 魏州郡二十餘水旱開倉賑恤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學參

齊紀一

起建元元年盡武帝永明元年凡五年 按蕭子顯齊書從祖思傳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啟太祖曰

藏書三金刀利刃齊州之今宜獨齊 齊應天命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鸛將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惠帝分東海為蘭陵郡

故為蘭陵郡人高祖整遷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寓居江左者皆僞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整生

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帝 帝姿表英異龍額

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偏體始謂是照歷治之甚至而文

愈明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

狀如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發見敬宗曰此樹為汝生

也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鑑謂人曰昔

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 康當更過之耳

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營壘在武進彭  
山岡岸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氣又有龍出  
焉宋明帝之遣人于墓左右校獵以大鎗釘長五六尺  
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帝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  
蒼梧王忌帝威名嘗刻木爲帝形體腹爲射棚自射之又  
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己蕭  
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  
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及爲領軍望氣者陳  
安寶見帝身上有黃紫氣歸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  
少來未嘗見軍士有如此氣也太始中童謡云東城出天  
子時建安王休仁鎮東府明帝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  
後順帝自東府卽位論者謂應之乃是帝舊居武進縣東  
城里也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  
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饒祖行獵忽見石上有  
文若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告視之其文曰黃天星始  
蕭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又壬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蕭  
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  
卽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  
猶剪也果受宋禪

元 在位四年改元一  
元 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  
元 魏拓跋宏太和三年

蕭疑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尙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爲都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時政在蕭氏朝野之人情懷彼此延之與尙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道成以此善之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之外一無所納辛亥以竟陵世子曠爲尙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嶮哭方之馬異非知機也

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哉異勸漢光卽尊位道成言石苞不能早勸晉文爲禪代

之事比之馮異勸漢光苞非知腦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  
轍者也欲以此言感動謝朓耳 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  
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朓爲侍  
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  
刺史 二月丙子邵陵王友卒 丙申地震建陽門 辛巳魏  
溫太后及魏主宏加代郡溫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女妻貧民之  
無妻者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己亥魏溫太后及  
魏主宏還平城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爲相國  
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 時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  
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  
郡會稽 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  
齊國官得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曠領南豫州刺史 初齊  
公道成既殺袁王威焰益盛一時人士趨承惟恐不及濟陰卞彬

獨懷感憤請道成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口著服孝子不在

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否

尸著服者謂王著居父憂而事喪死猶著喪服也又服者

友出孝除子以日代者諸字也謂

諸酒富敗故言哭也列管謂墓也道成不悅俟彬退謂人曰彬自

作此耳及齊盛初建彬又曰殿下當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

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

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乃著蚤蝨賦以刺時又目禽獸云羊性

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鷺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有所指以斥責

勢 徵豫州刺史劉懷珍爲都官尙書初孝武世齊公道成爲舍

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最爲早舊旣而懷珍假還青州道成有白驄

馬嗜人不可騎送與懷珍爲別懷珍報以絹百疋或謂懷珍曰蕭

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百疋之報不已多乎懷珍曰蕭君局

量堂堂甯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之多少至是徵之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道成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甯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道成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果脫然就徵道成甚喜卽以爲相國右司馬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道成遣人殺之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蕭子顯齊書臨淮郡有淩源縣助曰淩水出淩縣西南入淮縣道元曰淩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入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追心腹陳讚讚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寧戚內人常有此心苦無人建意耳智卽以告道成庚戌誅綽兄弟及

其黨與 甲寅齊公道成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

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道成不

許以王儉爲齊尙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

申朔進齊公道成爵爲王增封十郡 時又增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郡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

廣陵海陵南沛等十郡 道成從容謂王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鵝溝儉對

曰應天順人庶無楚漢之事 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 丙戌

加齊王道成殊禮進世子爲太子 辛卯帝下詔禪位于齊王辰

帝當臨軒不可出逃于佛蓋之下 自晉以來宮中有佛屋以嚴事佛像上爲寶蓋以覆之 王

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

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

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



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時為

輔國將軍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

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

懼使朓稱疾欲取兼人欲取兼侍中者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

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

畫輪車者車輪施女璫也晉志云畫輪車上開四塗綠油幢朱絲

綵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蕭子顯曰漆畫輪車全塗校飾

如葦微有減降杜佑曰晉制駕車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出

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葦其下對轎車出

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

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賴尾慟哭賴毛

辟塵故縣之下車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光驅螻蟻乃復

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

宋永初元年受晉禪歲在庚申八十六年而亡司空

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  
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  
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  
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  
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  
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  
王宏何無忌之後萍鄉縣吳齊鼎二年置宋白曰楚昭王截江獲萍實于此今縣北有萍實里楚王臺因以名縣  
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二臺謂宋臺齊臺也名號不同員  
限盈長者別更詳議長多而有餘也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披猖言披靡而猖獗也門戶不幸乃復  
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歿不當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

乃復有期頤之壽

曲禮曰人生百年日期頤

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頤上

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璿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

成其名正應審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于前撫軍

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

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

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瓛晉丹陽尹恢六世孫

也篤志好學博通五經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甯傳欣然欲讀

熙先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及長舉秀才除奉朝請不

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

業不廢瓛雖姿狀短小而學業冠時時人比于古之曹邴又爲人

謙下不以高名自居丹陽尹袁粲嘗于後堂宴集瓛在坐粲指庭

中古柳謂之曰人言此樹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  
可謂不衰矣及祭遇害歟微服往哭并致賻助歟有至性祖母病  
疽經年手持膏藥指爲潰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  
今之曾子稱歟小名也及居母憂住墓廬不出足爲之屈杖不能  
起此山常有雉鴝鳥歟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仍至

音能

翟鶴音洛

丙申魏主宏如崞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

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緒  
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爲尙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暎爲荊州刺史 帝命羣臣各  
言得失淮南兖城二郡太守劉善明

江左僞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故善明兼守二郡 請

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匈奴未滅

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

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又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

宋明

帝泰始四年李長仁據交州而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

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

祖思亦上言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

志義此悖逆禍亂所生也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

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

無員之官員外官也下所謂限外之

人是也祿者所食之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縣限外之人各從

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王

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歷觀帝王未有不以

約素興侈麗亡者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

構膳器則陶甌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  
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詳察朝士有  
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邑長遠清編嗜  
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  
曰憲律之重由來尙矣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治律有家  
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熙文宣之世  
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  
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宏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  
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  
世其家而不美其績未之有也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  
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兩

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病于不均罰不在重困于不當如令甲勦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責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甯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曾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凡此輩使人旣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

吳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

鉞音批

願盼左右

叱咤自專撻宗斲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呵蹙行民固

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

未顯所督先訶強寺卻攝羣曹開亭正檣便振荆革

檣音楊

其次絳

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

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

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收力競致兼

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貢微闕篳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赫轉積驚栗

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

臺推信在所愚謂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收爲之期會則以思自竭



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

謂使者雖多亦

當取辦於所屬也

徒相疑憤反更淹解宜悉停臺使員外散騎郎劉思效

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

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靡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

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

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

湖

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上宮諸王皇子也東宮諸王皇孫也杜佑曰不以道取曰略又曰略封界也

魏主宏還

平城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安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

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又詔曰治因政寬弊

由網密今俟官千數

魏太祖置候官以伺察內外

姦巧弄威重罪受賂不列輕

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

說文曰術邑中

道○衛 執喧闐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自秦始以來內外

音迷 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

其外餘軍悉皆輸遣餘送也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

五月辛亥詔斷募 王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

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尙

巴西公主儉母宋武康公主又尙陽羨公主故點云然點尙之乏

孫也 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

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王琨聞變惶遽奔赴時牛不在宅丹陽

宮又去裏數里琨卽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且宜待車有損國望

琨曰今日之事豈須俟駕遂慟哭而卒年八十四 辛酉殺宋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 九 四〇〇

室陰安公變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

考昇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于

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

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

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

南謂北為索虜以魏

本素願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為豫州刺

史 六月辛未魏以雍州民飢開倉賑恤 丙子誅游擊將軍姚

道和以其貳于沈攸之也 甲申立王太子賁為皇太子皇子疑

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曇為武陵王暕為安成王鏘

為鄱陽王鏐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

葬汝陰王子遂甯陵諡曰順帝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

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亦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初

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

史于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甯遠司馬

武平新昌二郡太守

吳孫皓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

年更名新昌皆屬交州隋廢武平郡爲隆平縣廢新昌郡爲嘉甯

縣屬交趾郡唐改隆平爲太平仍屬交趾以嘉甯縣爲峯州

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轡林病卒秋

言其拒命不受正朔也

七月丁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朔

因迷遂往宜曲救交州卽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蘆鎮

主楊廣香請降丙辰以廣香爲沙州刺史

以輿地記參考此沙州當僭于唐利州景谷縣

界

八月乙亥魏主寔如方山丁丑還平城

上聞魏將入寇九

月乙巳以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臨川王映爲

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徒褚淵領尚書令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

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

苟頹爲司空 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隴西

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辛巳汝陰太妃王氏卒

卽宋明帝王皇后也順帝禪位封汝陰王太后降爲太妃 諡曰宋恭皇后 初晉壽民李烏奴

與白水氏楊成等寇梁州 水經注白水西北出臨洮縣東南西傾山

水色白濁東南入陰平界氏居水上者號白 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

年遣兵出魏興營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元魏代之

詔柏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元魏已至

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左衛率豫章胡諧之

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  
使者還語諸之曰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獫狁所求無厭諧之恨之

諧於上曰柏年恃險聚眾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長

懋誘柏年啟為府長史柏年至襄陽上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

而縱上山乎格捕也甲午賜柏年死李烏奴叛入氏依楊文宏引

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戍白馬戍在河水北即陽平關也王元邈使人詐降

誘烏奴烏奴輕兵襲州城元邈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

入氏初元邈為青州刺史宋泰始初元邈據無錫以拒魏因用為青州刺史上在淮陰為

宋太宗所疑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泰始六年欲附北魏遣書結元邈元邈長史清

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甯

蹈東海而死耳自項羽分立諸侯王分齊地為三王後遂稱齊地為三齊晉書中稱三秦也不敢隨將

軍也元邈乃不答上書仍遣叔安奉表詣闕告之上于路執之并  
求元邈表叔安曰王將軍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  
家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上殺之上曰物各爲主無所責  
也及罷州還至淮陰上遣人要之元邈嚴軍直過至建康啟太宗  
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引爲司馬元邈甚懼而上待之如初及  
破烏奴上曰元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安爲甯蜀太守宋永初中分廣漢爲  
南蜀上賞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  
妃裴氏 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  
將出廣陵河東公幹虎子督二將出壽陽奉丹陽王勰起入寇許  
和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蠻酋桓誕請爲前驅宋明泰豫元年  
誕降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

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豫章王寔遣中兵參

軍蕭惠朗將三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

戶而去

考異曰齊蕭景先傳云天蓋與虜相購局景先言于督府豫章王遣惠朗助景先討天蓋與虜尋遣僞南邵尚書

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馬莎屯清邱景先嚴備待敵虜退魏韋珍傳云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以內附事泄為道成將崔慧

景所攻臨詔珍帥在鎮士馬渡淮接援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荀元賓據淮逆拒珍珍腹背擊破之天蓋尋為左右所殺降于慧

景珍乘勝驅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邵以處之按魏將無類跋馬莎而慧景亦非討天蓋之將

蓋時二國之史各出傳聞互有訛謬今約取二史大槩而用之景先上之從子也南兗州刺史王

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

功臣不問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其攻

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

考異曰齊書作王洪範今從齊紀

至是柔

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



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皋陶至德也  
其後英薨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  
況凡人能無咎乎于是披考舊典務求平允性好音樂得見伶人  
絃歌鼓舞常擊節稱善魏主宏乃下詔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  
詣允以娛其志又以其家貧養薄朝哺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  
服綿絹人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  
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 契丹酋帥曰莫賀弗隋書曰契丹與  
庫莫奚皆東胡種為慕容氏所破城  
于松漠之間是時為高麗所侵求內附于魏水經注白狼水出右  
北平白狼縣東南東北流逕龍窠西南又東南流至遼東房縣入  
于遼水初學記狼河附黃  
龍城東北下即白狼水

庚建元二年

魏拓跋宏  
太和四年

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為司

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淵不受

考異曰齊書建元二年正  
月以淵為司徒十二月戊

戊以淵爲司徒四年六月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淵傳三年爲司徒又因讓四年廢疾遜位改授司空及薨詔曰司徒奄至薨逝薨二年正月王嘗幸樂游苑宴集謂王儉

辭十二月受耳紀傳前後各不相顧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上稱善者久之後又宴集于華林園使羣臣各效技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

頭戍殺太守劉從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爲

中軍將軍鎮石頭 魏廣川莊王略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

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荏眉戍主龍得侯

等殺之

考異曰齊紀作龍得侯今從齊書

文仲祖思之族人也 羣蠻依阻山谷

連帶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聞魏師入寇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

秦遠乘虛寇漳陽殺縣令

蕭子顯齊志南襄城府領郡有南襄城東襄城北襄城中襄城郡蓋因秦蠻而落

分署為郡也五代志淮安郡慈邱縣有後魏襄城郡沈約宋志汶

陽郡領南陽沮陽高安三縣蓋皆宋初置也水經註曰東汶陽郡

沮陽縣沮水出其西北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

縣故新城郡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郡其地當在臨沮縣西蕭

子顯曰桓溫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道帶

蠻蠻田土肥美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

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

元孫棄城奔江陵

晉武帝平吳割中廬之南鄉臨沮之北鄉立上黃縣治輪鄉屬襄陽郡晉安帝分周長南郡宋

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為永南郡五代志竟陵郡章山縣西魏

置上黃郡今荆門軍長林縣即古之長南縣有章山九城古曰山

即西晉所謂內方也宋白

豫章王疑遣中兵參軍劉休緒將千人

討之至當陽

章懷太子賢曰當陽縣西北即臨沮故城

勉德請降秦遠遁去

魏將辭

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

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假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來民之子

也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

曰願同戮力以雪雠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

武議曰賊眾我寡當用奇以制之吾欲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

非水不固當堰肥水卻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皆曰昔佛狸

入寇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宋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于今猶以郭

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以來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甯則坐成擒矣守郭築

堰是吾不諫之策也言策已先定足以制敵不為人所諫止于城西北堰肥水陳

經肥水自黎漿亭北流逕壽台城北古堰于西北者西北虜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軍有小史埭即崇祖決堰處

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勝見城小以為一舉

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  
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哺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眾  
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  
比韓信白起眾咸不信惟上獨許之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曰崇  
祖恆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號平西將軍是戰也軍主周盤龍  
功最多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  
曰餉周公阿杜盤龍形甚嚴而臨陣勇果諸將莫逮 謝天蓋部  
曲殺天蓋以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素簿籍訛謬上詔黃門  
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杜佑曰黃籍者  
戶口版籍也自頃巧僞日甚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  
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云六疾此皆政

之巨蠹教之深疵以何科算釐革斯弊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

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

隨書稱其賢也

今欲

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恩謂宜以元嘉一十七年籍爲正更立

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

宋幾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

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

休息臣生于晉長于宋老于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

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于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

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癩不支身喘不緒

氣大功兄第四十有二人通塞殫天唯臣獨存朝露末光甯堪長

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

焉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蹇舜無窮臣亦  
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天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  
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  
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缺風樹之感夙自  
縊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邱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  
矣上省表許之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湯使  
魏遊青玩之言論不相饒過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  
朝廷無祖饒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謫葛玩之歸家數年卒 上以羣蠻數爲叛  
亂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王中以三巴校尉明懸昭爲巴州刺史  
領巴東太守

宋明帝泰始二年以三巴校尉明懸昭爲巴州刺史  
三巴校尉以鎮之尋省廢帝昇明二年復置 是時

齊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州二十三  
揚南徐豫

南豫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揚荆巴郢司江湘梁秦益南也  
郡三百九十有寄治者有新置者有併郡縣郡荒郡左郡無屬縣  
者有或荒無民戶者郡縣之建置雖多  
而名存實亡境土墜于宋大明之時矣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

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

竹邑漢沛郡之竹縣也後漢晉曰竹邑後廢縣蓋于故地置戍也  
賢曰竹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睢陵漢縣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

宋孝武大明元年度焉 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為郢州

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為

鸞尊國殺帝  
子孫張本 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

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 夏四月辛巳魏主宏如白登山五

月丙申朔如火山灰山在白登山南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

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爇之則煙



騰火發壬寅還平城 以左衛率胡諧之爲給事中驍騎將軍諧

之毗贊皇猷甚有心力上欲獎以婚媾以諧之家侯語音不正乃

遣宮女四五人往其家教子女言久之上問諧之曰卿家人語音

已正未諧之雅不欲連姻帝室乃對曰宮人少家人多非唯不能

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俚語上大笑而止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

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

晉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樽蓋上

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虎樽乃村舉之遺式爲白虎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言白門三重

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數乘閒出寇梁

州豫章王巖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劔閣掩擊之梁隋

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腹背擊烏奴大破

之烏奴走休武興

考異曰魏書帝紀八月慧景寇武興今從慧景傳

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丕如火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 詔

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

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胸

城魏志云現環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海西即漢海西縣地也宋明帝失淮北僑

立青州于頓檢縣泰始七年割頓檢置鬱縣立海西郡齊明帝以

爲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又分襄賁海西縣。賁音

肥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連口連水入淮之口也時在襄賁縣界隋改襄賁縣爲連水縣杜佑曰楚

州連水縣有連口渡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據班志下

蔡春秋之州來國也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于此

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故曰下蔡漢爲縣屬沛郡後省東魏武

定六年以梁黃城戍爲下蔡郡隋爲縣屬汝陰郡以下垣崇祖徙

下蔡成者之則此戍置于淮水之西五代時周世宗徙壽春治下

蔡即同入寇 甲辰魏主丕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水經注曰

武周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洞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

水又東轉壘巖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法世所稀據道

元之言浮屠氏巨麗處也庚戌還平城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

武興爲臣王楊文宏所敗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丙午柔然

遣使來聘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荀降于魏閏月

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魏假梁郡王

嘉帥眾十萬圍朐山朐山戍主元元度嬰城固守元姓青冀二州

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師棄遣軍

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還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

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蠅翼不宜過多臣與

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紹自漢以來侍中常侍皆左紹令僕與列卿

向書爲八座據職傳帝爲領軍戢爲司徒左若帖以驍游亦爲不

長史用與來往數與飲譙戢蓋龍潛之舊也

少沈約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乃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為六軍不少者謂其取勝已也

以拔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為西

秦州刺史又以其子吳為武都太守吳音拱又音影丁未魏以昌黎王

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

離同入寇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四州入魏見一百三十一常思

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民桓標之考異曰魏書蘭陵民桓富蓋即標之

也今從齊書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起為寇盜聚眾保五固推司馬

朗之為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十一月

戊寅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

行冤暴因國有時有瘡疫立汗遂上湯以蒸殺之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立疾

則應先啟豈有少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因病必先刺郡書病囚之

姓名而白之

于郡日刺 求職司與醫對其診驗

職司謂郡曹掌刑獄者

遠縣家人省視

然後處治

處治謂處方治病也

可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上從之

戊子以

楊難當之孫後起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十二月戊戌

以司空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部曰

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扇

征虜功

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

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右衛率沈文季風采稜岸善于

進止淵恃其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既而太子宴朝

臣於元圃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太子曰文季謂淵經為

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

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

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曰褚淵自謂忠臣不知身死之日

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後又會豫章王北宅淵與  
文季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  
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  
色無異終曲而止劉祥看穆之之曾孫也好文學而性韻剛疎輕  
言肆行于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尙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  
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故  
人多惡之祥又私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王子以豫章王疑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  
督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寢之鎮江陵計其祿入之數荆  
州資費歲三千萬布萬疋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  
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

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與爲比而寔姓好施  
入府便散歸資所存僅支歲用而已 是歲魏尙書令王叡進爵  
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爲傅  
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 魏州鎮 八水  
旱開倉賑恤

西建元二年

魏拓跋宏太和五年

春正月封皇子鋒爲江夏王

魏人寇淮

陽固軍主成買於角城

經註角城在下邳淮陵縣南臨淮水其地博濟水入淮之口後梁武帝置淮陽郡

角城爲縣屬馬高閭曰角城去淮陽十八里杜佑曰角城晉安帝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

上遣領軍將軍李安

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  
渡江成買力戰而死死是上遣買戍角城辭于王儉曰今段之行  
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

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  
聖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將與魏戰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  
遂戰死首既斬尸猶據鞍奔還軍然後佩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  
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  
盤龍乃食棄箸馳馬奮利直突魏陳所向披靡時奉叔已出盤龍  
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陳  
父子兩騎縱橫數萬之眾魏師大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  
引兵追之戰于孫溪渚又破之孫溪渚在淮陽之北清水之南己卯魏主宏南  
巡司空荀頴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  
至卯朔魏大赦賜孝弟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丁酉游擊  
將軍桓康復敗魏師于淮陽進攻樊諸城拔之魏主宏自中山



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

魏收志曰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鎮貢君七年

肆州領永安秀容屬門三郡宋白曰魏置肆州理秀容城秀容本漢陽曲縣地周武在能肆州于屬門

沙門法秀以

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荀頽帥禁兵收掩悉擒之魏主還平城

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

果有神當令竇肉不人遂竄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咸陽王欲盡殺道人案咸陽王肅時尙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

馮太后不可乃止

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

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

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考異曰齊書作丁卯按是月辛卯朔無丁卯今從齊紀

晉宋之際荆

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

刺史領南蠻疑能更以侍中王奐為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熾之後

漢毀難復今復割撤太府

自晉永嘉之亂張氏擅命河西以都府爲太府

制置偏校崇望

不足助彊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眾勞務倍文案

滋煩竊以爲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三月辛酉朔魏主

宏如肆州己巳遷平城

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

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尙書令王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乃詔應誅

五族者降爲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 夏四

月己亥魏主宏與馮太后如方山太后願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

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三陵然後爲貴哉吾百

年之後神其安此乃詔爲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上欲

以爲廟

水經注曰方山嶺上有文明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並列樹階欄檻及扉戶梁

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兩柱採洛陽之八風谷石爲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鑲雉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扶帳青石屏風

以文石爲緣竝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爲碑歌  
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園周迷禽囿日南川表二石闕御路下望靈  
泉宮池皎若圓鏡

桓標之等有眾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

將往迎之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桓

磊破魏師於抱犢固

魏收志蘭陵縣承縣有抱犢山

李安民赴救遲阻標之等

皆爲魏所滅餘眾得南歸者尙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

城

考異曰魏書云南征諸將擊破盤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陰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熙熙擊破之假梁郡王

高太破道成將俘獲三萬餘口還平城今從齊書齊紀亦以魏書參之

魏任城康王雲卒雲年五

歲恭宗別號哭不絕聲世祖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後

爲徐州刺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

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遂遺錢貨一無所受

復爲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諸戶輸絹五尺粟

五升以報雲恩魏主宏嘉之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  
自修畱心庶獄挫抑豪強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五

月壬戌鄧至王像舒彭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于宕

昌之南

北史曰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秦國地名號曰鄧至其地自衍亭以東平武以西故嶺以北宕昌以南或曰鄧至者因鄧艾所至因以爲名杜佑曰鄧至今交川

郡之南通化郡之北交川臨盟同昌郡之地也

六月壬子大赦

初豫章王嶷在荊州大得民和及內徵將發江津士女追送者數

千人無不垂泣疑爲之感動成疾至都未瘳上深憂之故爲之大

赦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

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于平城南文士爲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

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續經哭送者千餘人時謂之義孝魏主以

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爲尙書令領吏部曹戊午魏封皇叔簡

爲齊郡王猛爲安豐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上使後軍

參軍車僧朗使於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宏問曰齊輔宋日淺

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

左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 楊文宏遣使請降

詔復以爲北秦州刺史先是楊廣香卒其眾半奔文宏半奔梁州

文宏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敕晉壽太守楊公

則伺便圖之 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加魏聞上受祿

靈誕謂魏典客曰典客秦官也漢武帝泰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宋魏通

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

爲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車僧朗於

靈誕下僧朗不可就席曰靈誕昔爲宋使今爲齊民乞魏主以禮

見處憲誕遂與相忿置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歸及世祖卽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啟聞靈誕坐下獄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

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其伐魏 魏尉

元辭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

東南諸州謂淮北四州於魏境爲東

南尉元入爲侍中都曹尙書辭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

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以

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

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

代更也下時也

不免飢寒

論之于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

公私相益也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情汁通流足以溉

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  
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  
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以後穀帛俱溢  
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  
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贓汙爲虎子所案各遣  
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雲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安  
攀皆賜死二子各輟一百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  
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魏中書令  
高閭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二  
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初高昌王闕伯周卒子義成立是  
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

可至羅  
疑卽阿

伏至 以致煌張明爲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爲王 魏州鎮十

二民饑開倉賑恤

延建元四年

魏拓跋宏太和六年

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

張緒爲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二月辛卯魏主宏下詔曰靈

邱郡土既福埒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

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

乙未魏主宏下詔曰蕭道成逆亂江

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憫之其

復常調三年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尙書左僕射王儉受遺

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

年五十六

太子卽位大赦帝深沈有大量

寬嚴清儉喜怒不形于色博學能文善草隸書工奕棋雖經綸夷

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眾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



衣中有玉導

主衣主供御衣服  
禁中有主衣庫

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

卽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好賢下士能容異同禪代之際如王琨謝朓卞彬輩皆有向背而上不以介懷欲見處士明僧紹僧紹不屈旣而僧紹遊定林寺上聞之卽枉駕就見僧紹聞風而遁上乃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亦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遁仍賜竹根如意筇簹冠其畱心道素如此 乙丑以褚淵錄尙書事王儉爲侍中尙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微爲護軍以不習朝儀乃潛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

口自爲鼓聲其鄙俚如此 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爲尙書左僕射

庚午以豫章王嶷爲太尉 庚辰魏主宏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

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夏四

月庚寅上大行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丙午葬泰安陵 在晉陵武進縣上考

承之先葬于此 魏主宏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

差 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

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封皇子聞喜公子良爲竟陵

王臨汝公子勰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 臨汝縣屬汝南郡蕭子顯齊志

應城縣屬安陸郡 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子真爲

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 元祿大夫胥城侯劉懷珍卒子靈

哲當襲爵靈哲以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存亡未測

無容越當茅土乃傾其家產以贖崔氏及景煥歸而使之襲爵朝  
廷義之靈哲性至孝所生母病靈哲祈禱懇至夢見黃衣老公與  
之以藥曰食此可愈靈哲驚覺于枕間得之如言食之而愈其藥  
似竹根於齋前種之葉似薹苳不知其何名也 司徒褚淵寢疾

自表遜位王不許淵固請懇切癸卯以淵爲司空領驃騎將軍侍

中錄尚書如故

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邱道

靈邱道自代郡靈邱

南越大山至中山  
卽古之飛狐道也

吏部尚書濟陽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

像顧命上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豫謐指豫章

王嶷請開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

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庚寅賜謐死 癸卯南康文簡公

褚淵卒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淵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

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淵所生郭氏閒嫡母吳郡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書爲吏部尙書有人求官密袖金一餅賂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淵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主賤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將來不可測故顛命之際特引太祖豫焉袁

蔡嘗曰褚淵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蔡屏居墓下終身

八月癸未朔魏主宏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旱之處正民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 庚子魏罷山澤之禁 九月丁巳以

國哀罷國子學 氏王楊文宏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爲嗣

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爲武都王文宏子集始爲白水太守

五代史志武都

郡建威縣魏置白水郡唐貞觀初省建威入將利縣既而集始自立爲王後起擊破之 魏

以荊州巴氏擾亂

魏世祖泰延五年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巴與氏各是一種

以鎮西

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救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

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案命邊戍掠得齊人者  
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遺其生口二百計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  
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  
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各擊數千槌  
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  
州皆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尙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宋故建  
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摘及所舉秀才劉璉前後上書陳  
景素德美爲之訟冤冬十月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璉歎之  
弟也嘗與友人會稽孔湯同舟入東于塘上遇一女子盪目送曰  
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于是解裳自隔璉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武帝永明元年

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十一月魏主宏將親祠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舉之 丁亥魏主宏下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和平不能仰緝緯象獨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憫故遣使者巡方振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于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督課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豈是年巴州城西古樓腳柏柱數百年忽生華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諱闡字宣遠高帝長子也 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永明元年 魏拓跋宏太和七年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

邊境常晏治民之官普復旧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有魏師以車與數百官恭緣淮南太守請降

國求該奉錄比內百官于是諸州郡縣丞尉並悉同減  
至明帝時軍旅不怠府縣空虛內外百官並悉奉錄

以太尉

豫章王疑領太子太傅疑不參朝政而常密獻謀畫上多從之

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鑾爲宣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

爲南海王 是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

吳爲沙州刺史陰平王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

鄧至王倕舒彭爲西涼州刺史 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

以三年爲新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

丑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 丁卯熒惑守太白有司以天文失度

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

我禳之何益 魏冀定二州民饑詔郡縣爲粥于路以食之又施

開津之禁任其去來 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邱墓晉



亮兩王榮覃餘裔二代宏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  
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適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  
以禮改葬 上之爲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大  
小率皆專斷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真景真驕侈被服什物僭  
擬乘輿內外畏之莫敢言者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祖所親厚  
歎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長久蔽官耳目我不啟聞誰當啟  
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啟太祖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  
方山晚將泊舟建康城東北有方山隸直瀆所經也據沈瑀傳方  
山隸在湖熟縣界杜預曰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  
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衛宋  
白曰月楊記云秦始皇王鑿金陵方山斷處爲瀆則今淮水經城中  
入大江是豫章王疑自東府乘飛鸞東迎太子飛鸞名  
馬也告以上怒  
之意太子夜歸太祖亦停門簾待之三更盡方入宮明日太祖使

南郡王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救詰責並示以景眞罪狀使以太子  
令收景眞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  
敬則直入叩頭啟太祖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  
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  
又敕太官設饌呼左右索與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被太祖仍  
牽強登輿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於元圃長沙下晁提華  
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雉尾扇謂雉尾爲之以障乘輿聞喜公子良持酒鎗鎗盛酒之  
器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疑王敬則自捧肴饌至暮盡  
醉乃還太妃嘉伯玉忠盡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  
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當遭母憂左遷率請景先侍中王晏其貳  
年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

尙未得前司徒褚淵僕射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  
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飢乏氣息惓  
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  
玉宅可張雀羅矣死論云千載萬令不如荀公一命髮敬宏之從  
子也驍騎將軍陳允叔先亦曰景眞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  
伯玉以聞太子由是深怨伯玉太祖陰有以豫章王疑代太子之  
意而疑事太子愈謹故太子友愛不衰豫州刺史垣崇祖素不親  
附太子人或言其黨附疑會崇祖破魏兵太祖召還朝與之密有  
所謀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閒流言我已豁懷自今以富貴  
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  
東宮太子以爲不盡誠益銜之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上卽

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伯玉內懷憂懼上以  
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爲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  
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庚子魏主宏如崞山壬寅遷平  
城開月癸丑魏主宏後宮平原林氏生子恂大赦焉太后以恂  
富爲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恂五月戊寅朔魏主宏如武州山  
石窟佛寺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尙氏  
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  
無限常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  
天上聞而惡之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積  
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釋氏之戒一不  
殺生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璽珞香油塗身  
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與食已

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最所受一日朝臣皆預

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謂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朝臣皆預

於坐收敬兒初敬兒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敬兒不能從

至是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并其

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爲兄禍所及居於冠軍

冠軍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唐爲鄧州臨潁縣我朝建隆初廢縣入襄陽

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垣重重複敬兒每遣

信輒上馬驅馳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後自出上恕之

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趙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

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素惡超宗輕

慢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博於道賜

死超宗少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然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故

及於禍蓋以彖彈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逸之奏彈彖輕文略奏

撓法容非象坐免官禁錮十年象頌之弟子也 秋七月丁丑魏主遷及太后如神淵池甲申如方山 以度支尚書西昌侯鸞爲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鸞乘纒帷車鸞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罷燒飯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嶷以白帝帝爲之大笑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 魏使假員外散騎常侍頓邱李彪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吉實懼焉累年不拜上乃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懸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宏與兄弟集會

任子孫戲道僧連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宏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言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軍王俱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縉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縉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縉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縉屢奉使至魏焉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儉以新野庾杲之爲衛軍長史安陸侯蕭綢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寶難其選頃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太學博士蘭陵蕭琛年少未爲儉所知其才氣倏儉于樂遊苑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論大奇之卽擢居要職殿中郎張充緒之子也嘗因儉會宴親賓著縠巾葛帔以謁之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後帝欲以緒爲尙書僕射訪于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望望誠美選也然緒諸子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充聞之而愠因與儉書曰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以棲貧自潛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所以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所可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惟文人而已儉以書示



緒緒杖之一百又言之于帝免充官儉既當朝用事一時趨附者  
惟恐不及惟從弟僧佑亭然獨立不爲降意嘗以詩贈儉曰汝家  
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寶侶我家多烏雀儉特重之每鳴笳  
列騶到門候焉僧佑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待之  
彌厚時人兩賢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  
用人必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  
有司劾奏之魏主宏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  
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尙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  
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  
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  
應之普慶慚懼而起 魏州鎮十三民饑詔開倉賑恤 得中領

右車將軍褚澄卒

附錄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

洽疾至今五年服藥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臣有  
白論雞子過多所致令取鷄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  
升澁裏之動開看是雞雞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  
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時東陽伯  
術尤精嗣伯者漢明太守熙之曾孫也熙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  
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齋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  
石熙開之乃福鵲覓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生子秋大  
舜工其術晝夜有鬼神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好某家在東  
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請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唐法龜諫爲  
鄒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  
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綱皆  
精其業道度生文伯叔綱生嗣伯亦精其業宋明帝宮人患腰痛  
牽心每至輒氣欲絕羣醫以爲肉癰文伯曰此髮癰以油投之卽  
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水懸一髮  
而已病都差後帝出幸遊苑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曰此腹  
是女也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子女帝性  
急便欲使剖文伯憫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可以立下使  
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嗣伯有  
孝行善清言直闇將軍房伯玉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  
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

夾提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  
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  
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  
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襦衫體  
更肥壯又春月出南籬閒戲聞簷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  
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沒牀者無數須臾  
所懸麻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後云此名釘疽  
也時又有附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癰伯宗爲氣封  
之背癰盡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爲之痿損○噉音闇